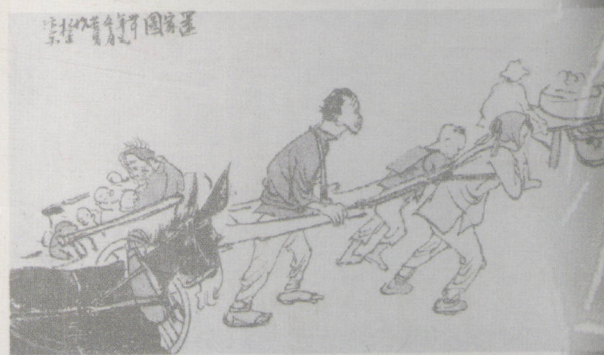


黄胄 黄泛区写生集



24
339

河北美术出版社



黄泛区写生集

河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黄胄黄泛区写生集 / 郑闻慧编. -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1999.12

ISBN 7-5310-1086-0

I. 黄… II. 郑… III. 写生画 - 作品 - 中国 - 现代 IV.J2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9551 号

(冀)新登字 002 号

责任编辑 / 郭 涌

韩方敏

封面设计 / 田 中

版式设计 / 奈 烩

黄胄黄泛区写生集

出版发行 / 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 / 050071

电 话 / (0311)7083045

7060677

制版印刷 /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 12

印 张 / 5

印 数 / 1-3000

版 次 /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2 元

编辑组委 / 郑闻慧 张志欣 高凤梧

郭 涌 韩方敏

责任编辑 / 郭 涌 韩方敏

摄 影 / 梁 穗

封面设计 / 子 叶

出版说明

1998年夏季在中国发生了历史上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连降特大暴雨，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亿万军民众志成城，英勇奋战，战胜洪魔，夺取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谱写了一首壮丽的诗篇，受到全世界的高度赞扬。

历史回溯到60年前，即1938年，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华大地上却因为人祸演出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悲剧，这就是“黄泛区”的出现。请看历史记载：“1938年6月，日军向我中原地区进犯，国民党军队不战溃退，在河南省郑州附近花园口炸堤。黄河水沿贾鲁河入颍河及西淝河注入淮河，淹没河南、安徽及江苏三省所属44个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受灾人口1250万，淹死89万人。1947年堵口后，黄泛区变成沙荒地。”新旧社会的对比是多么鲜明啊！就在1946年，年仅20岁的画家黄胄，满怀爱民激情，先后两次深入黄泛区写生（第一次是随著名画家司徒乔去的），作画300多幅，以犀利的笔锋鞭笞时局，为民请命。其中有些曾在当时的进步报刊上发表，这些画真实地记录了那段苦难的历史，这在摄影技术还不普及的当时，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可惜这些画在赵望云被胡宗南军队逮捕时，怕惹出更多麻烦，一部分被扔进一个枯井里散失了，一部分被他母亲给撕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了解过去，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把幸存下来的约60幅写生作品汇集成册出版，供读者鉴赏。并将收入到即将出版的《黄胄美术精品集》里。其中21幅分别作于陕西的千阳、宝鸡蔡家坡、长安和河南的洛阳街头，36幅作于河南的黄泛区，描绘的都是灾区和灾民的苦难。

为方便读者欣赏，我们特请袁宝华先生为画集作序，马萧萧先生撰写了《旧社会人民苦难的生动写照》，以及赵忠祥先生的文章《睹物思人》。将《黄胄自述》（节录）和冯伊湄女士《没有完成的画》一书的第四十节“黄泛区”，作为附录。

本画集的出版，得到炎黄艺术馆、炎黄艺术发展中心、科学普及出版社及司徒园女士和热心朋友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河北美术出版社

黄胄美术基金会

1998年12月31日

目 录

《黄胄黄泛区写生集》画集序	袁宝华	1
旧社会人民苦难的生动写照	马萧萧	3
睹物思人	赵忠祥	5
黄胄自述(节录)	黄 胄	6
路边小贩 1943年夏于蔡家坡 20cm × 27cm		8
牧羊人 1943年夏于蔡家坡 20cm × 27cm		9
南山云深处 1944年于赴汧阳途中 20cm × 27cm		10
家住水晶宫 1946年春于河南黄泛区 23cm × 46cm		11
逃难生活 1946年于黄泛区 26cm × 37cm		12
路边小店 20cm × 27cm		13
往 事 1946年于黄泛区 44cm × 34cm		14
路迢迢 1946年秋于河南扶沟 26cm × 38cm		15
遍地汹汹黄水 1946年于西华县城郊 28cm × 27cm		16
小秃儿 1946年夏于扶沟 38cm × 27cm		17
村 外 1946年秋于长安近郊 38cm × 25cm		18
街头即景 1946年秋于汴京(开封) 35cm × 38cm		19
尉氏县南大街 1946年于黄泛区 36cm × 54cm		20
风和日丽 1946年于黄泛区西华县 36cm × 54cm		21
还家行 1946年于潼关道上		22

一 家	1946年春于汴京(开封)城内枣家巷口	55cm × 38cm	23
丢去家的人	1946年于黄泛区画稿, 作于扶沟东门外	38cm × 27cm	24
花园口堵口工程之一	1946年于河南花园口	42cm × 74cm	25
功德堂图	1943年夏于蔡家坡	20cm × 27cm	26
煤渣养活的人群	1946年夏于洛阳车站	25cm × 36cm	27
行行好吧大娘	1946年秋于长安	48cm × 36cm	28
泡在水中的扶沟城	1946年夏于黄泛区	38cm × 54cm	29
流民图	1946年秋于河南黄泛区		30
买与卖	1946年于河南黄泛区扶沟	38cm × 27cm	31
郊 野	1946年夏于黄泛区	54cm × 37cm	32
水 巷	1946年夏于黄泛区扶沟北大街	36cm × 54cm	33
伊斯兰的小贩	1946年于黄泛区	38cm × 25cm	34
拉纤夫	1946年于黄泛区太康旅次	40cm × 33cm	35
树下小息	1943年于汧阳	20cm × 27cm	36
河南灾民	1943年于汧阳	20cm × 27cm	37
没有完成的画			冯伊湄 38
蒋下令炸开花园口大堤, 掘黄河以阻日军, 淹死人民89万			52
关于《黄胄黄泛区写生集》画稿的说明			郑闻慧 55

《黄胄黄泛区写生集》画集序

黄胄先生是当代著名画家。多年来无缘识荆，但心仪已久。1978年冬，我率中国经济代表团初次访日。京津沪等地代表携带着一批国画作礼品，其中黄胄先生画的一幅《毛驴》尤为引人注目，本拟赠送东道主，而符浩大使认为邓小平同志不久前已将黄公《百驴图》馈赠天皇，如此名贵佳作不宜再赠他人，遂留大使馆珍藏。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4年，黄胄先生倡议组织经济界和文化界的学术活动，并邀我到炎黄艺术馆参观。此后，我多次去参观、开会，受到他和郑闻慧女士的热情接待。他患病多年，一直坚持笔耕不辍。1996年7月我到友谊医院去看他，院方告诉我，已为他抽出腹水8.5千克，但他对病情一直很乐观。没有想到，那次见面后不到一年，就从广州传来他逝世的噩耗！

在他患病期间，炎黄艺术馆举办他的写生作品展。我带着喜爱人物写生的小孙子，仔细观摩了全部展品。画稿蕴涵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琳琅满目，叹为观止。1946年黄泛区写生系列作品，已表现出一位20岁青年画家的非凡才华，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访贫问苦，为时代写照，既反映现实生活，又使画家思想升华。《家住水晶宫》、《行行好吧大娘》、《丢去家的人》、《病饿的小孩子》、《煤碴养活的人群》、《一家》、《往事》、《街头即景》以及《梅雨茶肆》等幅作品，均臻上乘，意境之高，感人之深，当不在蒋兆和的《流民图》之下。

上月，郑闻慧女士来信，送来44幅黄胄先生写生作品的照片，并称将出版《黄胄黄泛区写生集》画册，嘱我作序。看了这些照片，勾起我60年前的一段回忆。1938年5月，我和姚雪垠同志奉河南省委之命，到郑州筹备成立河南青年救亡协会，时值日寇沿陇海路西犯，敌机天天来轰炸，会议只好搬到京汉路西的舞阳去开。这时已听到国民党政府炸开花园口的传闻，汹汹黄水吞没豫东大地。接着，就看到一批又一批灾民仓皇西逃，扶老携幼，络绎不绝于途。这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流民图吗？当年的黄泛区我没有身临其境，但从这些写生照片可以看到灾区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煎熬的悲惨情景。

今年5月，我有机会到商邱和周口地区参观访问，昔日苦难的豫东大地已是郁郁葱葱，林粮并茂，一派丰收景象。言及往事，老年人记忆犹新，而青少年则不甚了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往知来，启迪后人。看来，很有必要以黄胄先生当时的写实情景教育人们，让人们了解过去，珍惜今天。出版《黄胄黄泛区写生集》画册的重大意义即在于此。是为序。

袁宝华

1998年11月27日

旧社会人民苦难的生动写照

马萧萧

谈起黄胄，人们都会想到：速写、勤奋加天才。

从黄胄这些早期的作品中，就会更加信服地看到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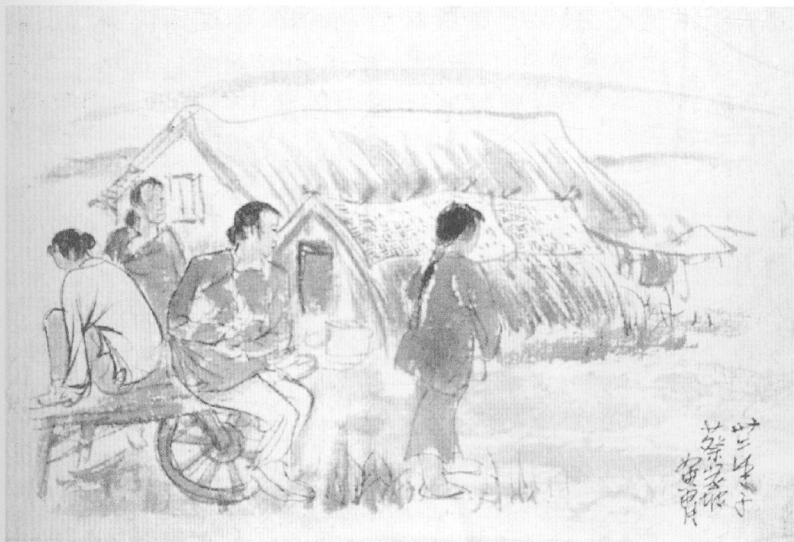
由于战乱，黄胄少年时代的作品现在很难看到了。这些作品中最早的是1943年他18岁时画的，而大部分是1946年他在黄泛区的写生作品。从这些作品里，不仅能看到一个画家成长的道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感人的画面，看到了那些苦难的生活图景，使人形象地感受到一个时代。

“黄泛区”这个词，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已是很陌生了。可是对于60岁以上的中国人(尤其是河南人)来说，则是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悲惨记忆！

“黄泛区”，并不是黄河自然泛滥而成灾的地区，这是1938年日本侵略军向南进犯时，昏庸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却异想天开地企图用黄河水来阻挡日寇的南犯，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堤，淹没了豫、皖、苏三省的44个县、5.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使1250多万人受灾，淹死89万多人的一场惨剧。这场灾情，一直持续了八九年之久。

1945年，年仅20岁的黄胄，在河南《民报》工作，为报社画了不少反映当时老百姓苦难生活的画。1946年四五月间，司徒乔先生以“善后救济总署”专聘画家的身份到

黄泛区写生。在开封时发现了黄胄的画，大为赞赏，就到报社看望黄胄。于是黄胄就跟司徒乔夫妇一起到黄泛区写生。据黄胄自己说，这一段生活对他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是他亲眼目睹了黄泛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国民党官员的荒淫腐败。这在他的心灵上震撼很大。当时他就深深地感到：“国民党是非亡不可了！”由此使他决然地走向革命；二是他遇上了司徒乔。司徒乔先生是一个诚恳、热忱、耿介、勤苦的艺术家的，他的这些品质和他对艺术的认真追求、对劳苦大众的深沉热爱和对国民党腐败官僚的深恶痛绝也给黄胄以深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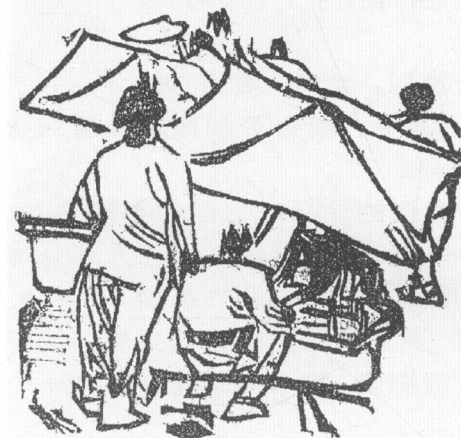
逃难妇女 1943年于蔡家坡 20cm × 27cm



黄水退后

司徒乔，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他一开始就以画劳苦人民的生活而受到鲁迅先生的重视。在司徒乔24岁第一次画展上，鲁迅先生就买了他画的《五个警察和一个0》，后来鲁迅又写了《看司徒乔君的画》（载《且介亭文集》），在鲁迅先生引导下，司徒乔一直坚持着以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为己任的艺术道路。也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司徒先生才那么样地赞赏黄胄，和他结为忘年之交。

我是1946年6月，在参观司徒乔《五省灾区写生画展》时，得以认识司徒乔先生和他的夫人冯伊湄先生的。司徒先生在讲述他这些作品的写生过程时，曾给我讲过，在黄泛区写生时，有一位叫黄胄的青年画家和他一起作画。他称赞黄胄热情、锐敏、写生能力很强，笔下画出来的东西很生动。冯伊湄先生更说：“这个青年人啊，很直率，又很风趣，不但写生好，还是个出色的漫画家。他见那些等着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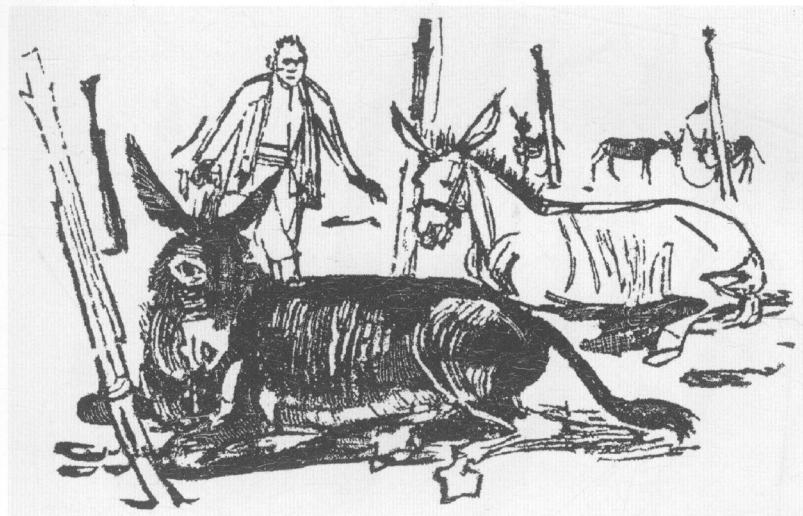
集之一瞥！

泛区写生的那些画（他两次到黄泛区写生，共画了300多幅）。一幅一幅地翻着给我讲述当时的所见所闻。每一幅画都是他饱含着激情画下来的，有许多真是含着眼泪画的，他指着画面上那个端着破碗的孩子，眼泪不由得又从他的眼眶里滴落下来。他还不断地感叹着：“可惜我写生的能力还不够，很难把那些感人的情况表达出来！”看见这些画，听着他的讲，我一方面惊羡这位比我年小四岁的青年的绘画才能；一方面又为这一幅幅生动的悲惨画面所深深感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生龙活虎一样的黄胄，现在已成了古人，当我重睹这些画面，又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现在的“黄泛区”已经大大地改观了。但历史是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的。“黄泛区”，不但是中国人民灾难历史的记录，也是教育人、锻炼人最生动的课堂。我想，今天重看这些画面，不仅会使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激动，对于未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后来人，也会受到感动而有所深思！

黄胄，从一开始画画，就是从生活入手。他的一枝画笔，一刻也没有离开人民的生活。他的每一幅画，都是中国人民生活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也正是中华大地人民的生活，培养和塑造了这位有鲜明特色的一代天才——画家梁黄胄。看到他早期的画，我们更加怀念他！

1998年12月于北京地坛之侧



济款大吃大喝的官员，十分气愤和厌恶。就拿起笔来画了一幅《灾区行乐图》，既让人好笑又深刻动人，和他在一起，简直让人忘去旅途的疲劳。”于是，黄胄的名字便第一次在我心目中有了深刻的印象。

1946年9月，我回到西北求学，通过我的小同乡曹汶的介绍，认识了黄胄（曹汶与黄胄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我说，我从司徒乔先生那里早就知道你了。黄胄便又向我谈了许多与司徒乔一起在黄泛区写生的情景。他打开他在黄

睹物思人

赵忠祥

最近，郑闻慧女士在整理黄胄先生遗物时，拿出黄胄先生早年的绘画作品——黄泛区的难民图卷。黄胄当年怀着刚刚涉世的青年人的正义感与同情心，用他的画笔记下了黄泛区难民真实的惨景。今天我们通过这一幅幅画面，也仿佛听到当年刚步入社会的一位热血青年，在挥毫作画时，那沉重的叹息！

我曾经与黄老师谈起过黄泛区的往事，但并没有详细请教过他当年足迹所到和目光所及之处的种种细节。这次经郑闻慧女士提起，我才忽然想到，黄胄老师所到过的地方，正是我在干校时的地点——河南的淮阳。他当年目睹了流民的惨状，我后来听到那些善良的农民后代痛说家史。黄胄用画笔记下了形象的场景，我恰巧在干校时也在墙报上发表了一首述怀的打油诗。可惜的是黄胄先生已不在了。我无法与他交谈我们曾先后到过的同一方土地，以及我们在二十多年时光的相隔中，所产生的共同感情。

我们都是见证人。都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扒开黄河花园口，没淹了日本侵略军，反而坑害了老百姓的见证人。黄胄先生以他纪实的手法留下了极有历史价值的绘画作品；我虽然只写下了一首打油诗，并且也只是见到了当年讨饭逃荒的村民，但也是那段苦难历程的见证人。我们都在自



速写
1944年



速写
1944年

己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同情人民的心，同时，也有一腔懂得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感情。

黄胄老师，我把自己当年写下的诗附在您画卷印本之前，愿表明我们不但相识交往，同时有着共同的情愫……

记在河南黄泛区插队

昔出流村麦正黄，今到张庄禾苗鲜。
同吃同住同劳动，犹如久别回故园。
耳闻目睹身边事，家家经历不一般。
田头歇息树阴下，乡亲对我说从前。
一九三八年间事，日寇打到黄河边。
蒋军炸开花园口，想借洪水阻敌顽。
此计无成害百姓，黄水咆哮冲良田。
啼寒号饥逃荒路，饿殍遍野倍凄惨。
大水退后回家转，全村人亡十之三。
政治队长孙长夫，当年全家去逃难。
走时共八口，归来家已散。
祖父祖母亲生娘，至今尸骨抛异乡。
黄河滔滔向东流，泪流何日方始休。
风雷激荡拨乌云，中州大地得安生。
受苦受难庄稼汉，如今吃上安稳饭。
过去黄水泛滥区，今朝千里稻麦香。
丰衣足食盖新房，牛羊成群柳成行。
晴日暖风话家常，心朝翻滚似海洋。
不知过去苦年月，怎晓今朝艳阳天。
幸福年月夺高产，期盼永久幸福年。



春日理荒亩 1943年于汧阳 20cm × 2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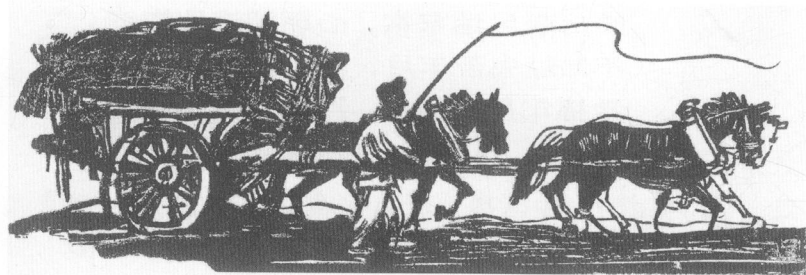
1999年4月5日

黄胄自述(节录)

1945年秋天,赵先生让我先回西安给他看租赁的房子。我画画的时间就多了,还写小说向报社投稿子。第一幅画被《西安夜报》采用,画的是鲁迅《示众》的插图;还画过《不良青年的梦》,描写一些青年做升官发财、金钱美女的梦。《贫民窟一瞥》、《茶馆》等在洛阳画的速写,报纸上一发表,自己就更做画家的梦了。赵先生一家随后回来,我也一直住在他的家里。这时,我认识了一批进步的学生,如马振等从过军又上大学的学生。他们思想进步,经常闹学潮,使当时的统治阶级很头痛。他们在一起谈论国民党炸开河南花园口,黄水淹没一切,到处都是死尸,柳树淤得只露出一个尖,往西安、宝鸡逃荒的百姓一群一群地死去。我听这帮大学生慷慨地讲着,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赵先生有个朋友叫傅恒书的,在河南《民报》当社长,他让我到他那儿去工作。这年冬天,我就去开封。坐在敞篷火车上,人挤人,人撵人,大部分都是逃荒回去的。在火车上看见沿途一片荒凉,叫花子到处都是。到了中牟,火车开不动了,只得下车步行。从西安到开封要走二十来天,沿路看见有在火车站台上睡的,有日本人撤退的,乱七八糟。到了开封,到处是难民,日本人还没有撤退完。

抗战刚胜利时,国民党提出过言论要自由,但他们到了开封,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封闭了不少报社,抓了不少人。我记得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如果我是蒋介石》,就批评了当时的时局。国民党的军官好像他们真的打了胜仗似的,耀武扬威,到处横行霸道。可是老百姓根本瞧不起他们,因为日本鬼子进关后,他们比谁都逃得快。再看抗战胜利后的现实,还是那样腐败,那些接收大员当年大发国难财,现在又发接收财。



傅恒书留过日,当过北京大学教授;他对我不错,让我住在报社里。我在河南《民报》画过很多画,其中有一幅叫《负荷》,画的是一个老百姓趴在地上,国民党的大官骑在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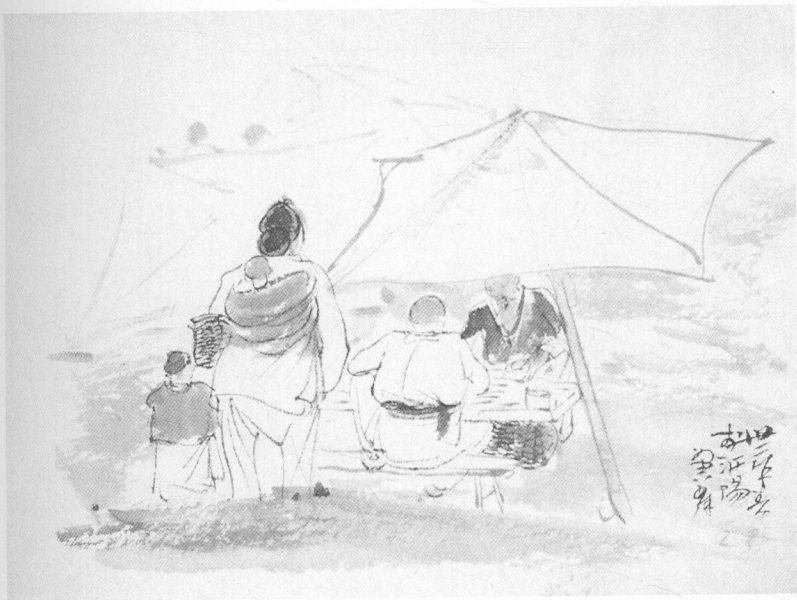
黄胄 40年代像



木 士 1944年于蔡家坡

身上;老百姓满头是汗,承受不了。傅恒书说画得不错,但不能用,登出来报社要出问题。这时期我认识了姚雪垠、刘砚等,最重要的是我认识了司徒乔。司徒乔是在一家画店里看见我画的一匹马,打听到我在民报社,就来报社找我。他对我非常热情,很赞赏我。报社没人住,就让他们也住在报社。他是代表美国救济总署的,我就跟着他(不应该叫陪他)去了黄泛区。这是第一次去,约一个多月。我看见黄泛区的情景,更增加了对国民党的厌恶,觉得这个国家是真的非亡不可了。炸花园口时是国民党以水当兵,淹死了上百万人。30万军队退下来和土匪一样,兵跑得比日本鬼子还快,老百姓传说他们根本不抵抗。炸花园口是祸国殃民,在历史上是一次大罪恶。(记者问:在军事上有没有一点作用?)没有,一点作用都没有。沿路都是死尸,到处都是瘟疫。美国救济总署在那儿发点药,发点粮,于事无补。我画过几幅画叫《杯水车薪》、《救济总署门前》、《眼看人死去》。我还在上海小报上发表过《人吃人》、《吃骨头吃血》、《狗吃人》,在画上用了这些激烈的词句。我当时看见悲惨的现实就画,画得很快,形象也不准确,画了几百张,给各报社投稿;人家有的不用,也不给退回来。我看过古元、彦涵的木刻,感到非常新鲜,有生命力。我也刻了不少木刻,但技巧不行。还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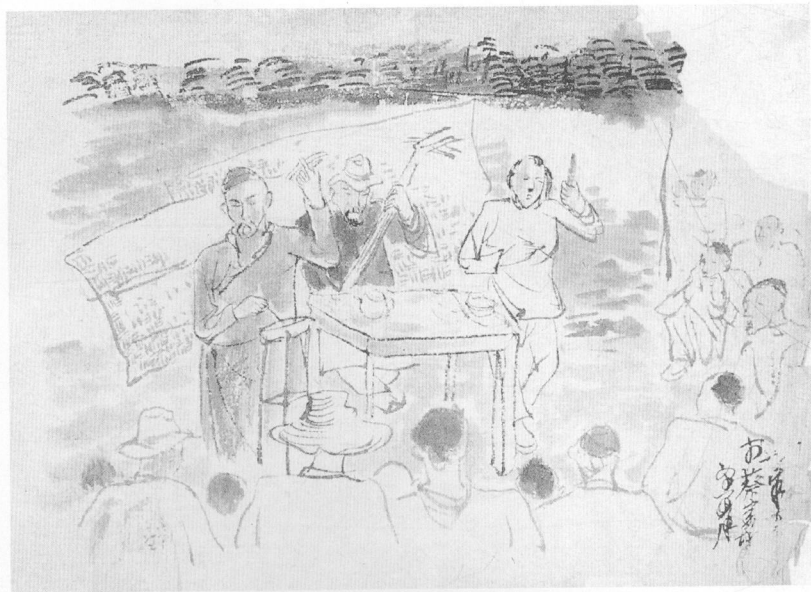
不少漫画，如《一条鱼》描绘救济总署给了一条鱼，经过层层盘剥，到老百姓手里就变成一根鱼刺了。那时我对自己要走的道路已有了明确的想法。以后刘、邓大军南下，把开封围住。国民党又要抓人，傅恒书说黑名单里有我，通知我赶快离开报社。我就住在魏紫熙^①的家里。后来听说刘砚就被抓了。魏紫熙知道我要去西安，送我上了火车才回家。我到



流离失所 1943年于汧阳 20cm × 27cm

了西安，仍住在赵先生家。西安乱得不得了，我母亲看我画的都是穷苦人，怕把我抓了，就偷偷地把我画的大部分给撕了，现在想来当然很可惜。

河南的这段时间，包括两次去黄泛区，尽管只有八个多月，但对于我却非常重要。当时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主义而奋斗，但对现实中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是深恶痛绝的；也有了爱国爱民的思想，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画家，就必须反映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自己有责任向外报道这些东西。司徒乔对我的影响很深，他留一脸大胡子，岁数比我大得多。他到黄泛区，县长请他吃饭，他就骂，说老百姓这样饥饿，你们吃什么大鱼大肉。他不吃，我也不吃。他看见县政府的人对百姓发横，也就骂。我觉得他好有气魄，那么有正义感，真解恨。他的夫人叫冯伊湄，是个诗人。他



卖唱者 1943年于蔡家坡 20cm × 27cm

们夫妇很爱国，司徒乔速写的说明词都是两个人共同研究后写成新诗发表的，有一部分可能现在存在中国美术馆。我们后来经常通信。他们1950年后回国，我给他们报户口做杂事。但后来肃反时说冯是什么特务，吓得我也不敢多去了(叹了一口气)。司徒乔对我很好，他和韩乐然先生不一样。韩先生是我老师，我为他服务，他对我很好；我在平凉时他又回来看我，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我(又叹气)。司徒乔是把我当朋友，愿意和我这个穷孩子住在一起，很不容易。他当时那样尊重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和我切磋艺术，成为忘年之交。他患肺病死时才56岁，我对他深深地怀念！他常常对我说，国家强大了，华侨才有地位。他有那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那样爱国。



人不归兮，其奈何 1946年于河南黄泛区

^① 魏紫熙：南京的老画家，曾任江苏省画院院长。



路边小贩 1943年夏于蔡家坡 20cm × 27cm



牧羊人 1943年夏于蔡家坡 20cm × 27cm



南山云深处 1944年于赴汧阳途中 20cm × 27cm